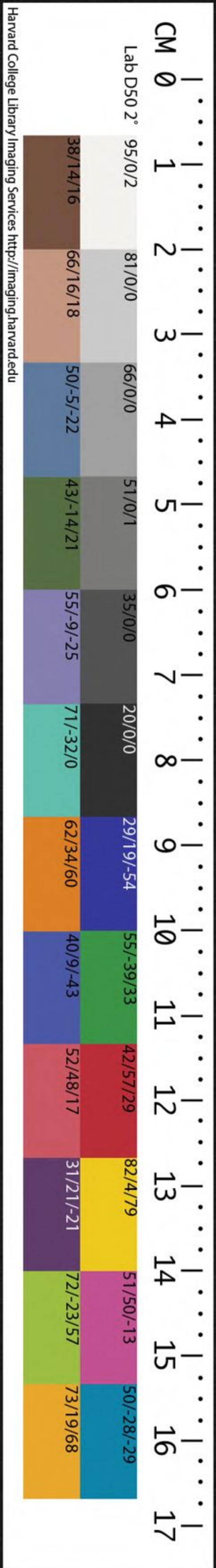


154/3133(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30 1954



讀 書 隨 筆

新安江慎修著

羣經補義

周禮疑義
舉要並刻

書業堂藏板

江慎修先生讀書隨筆原序

學貴知新日知所亡則知益多而日亦不為虛擲古人
有為宵有得且有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者矣置冊案頭隨
筆記錄洪容齋有一筆二筆三筆是也學以通經為要經
義如海茫無津涯操蠶以勺亦隨取而隨獲今哀所記錄
得十二卷以經為主雜說附之易學禮學及步算聲音地
輿之學有專書者詳其本書不盡采錄也經說周禮獨多
者乾隆辛酉隨休寧程太史恂入都時方開館修三禮制
城方望溪先生為周禮總裁期溪吳太史綬及程太史恂
之方公虛懷下問以周禮疑義置承案頭命指抽解不為

讀

書

隨

筆

新刻江慎修先生讀書隨筆原叙

經補義

讀書未宜成板

哈佛大學圖書館

江慎修先生讀書隨筆原叙

和漢

書

學貴知新日知所亡則知益多而日亦不為虛擲古人書

有為宵有得且有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者矣置冊案頭隨

筆記錄洪容齋有一筆二筆三筆是也學以通經為要經

義如海茫無津涯操蠡以勺亦隨取而隨獲今哀所記錄

得十二卷以經為主雜說附之易學禮學及步算聲音地

輿之學有專書者詳其本書不盡采錄也經說周禮獨多

者乾隆辛酉隨休寧程太史恂入都時方開館修三禮桐

城方望溪先生為周禮總裁荆溪吳太史綬及程太史佐

之方公虛懷下問以周禮藁置承案頭命指摘辭不致再

...

三委之乃隨筆籤出吳程二公復採擇而方公乃葦定焉
其可否亦不敢與知矣考工之名物車制尤詳者後人解
說多失其義故也乾隆二十五年二月朔日婺源江永
讀書隨筆目錄

卷一

周易

尚書

詩

卷二

春秋

卷三

周禮 天官

卷四

周禮 地官

卷五

周禮 地官

卷六

周禮 春官

卷七

周禮 夏官

周禮 秋官

卷八

周禮 考工記一

卷九

周禮 考工記二

卷十

儀禮

禮記

卷十一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卷十二

雜說

此江慎修先生讀書隨筆原書叙目也自三卷至

卷本名周禮疑義舉要先生以其為隨筆籤答之書

又夏秋二官尚未卒業因改名讀書隨筆而以散見

羣經諸條依經類次之為十二卷先生歿史館檄取

其遺書同門戴東原以隨筆之名難以繕進取其說

周禮七卷復名周禮疑義舉要其說羣經五卷更名羣經補義今摺以錄入四庫全書者是也先生之族子鴻緒爲刻羣經補義同門方翬原欲竝刻其周禮疑義舉要而未遑也其子起泰起謙乃校刊之榜旣辛二書竝行又嘉起泰兄弟之克成父志也爰取先生讀書隨筆原叙竝手定目錄冠於前以存舊觀而述其分合之由如此乾隆壬子門人金榜拜記

江慎修先生羣經補義目錄

卷一

周易

尚書

詩

卷二

春秋

卷三

儀禮

禮記

卷四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卷五

雜說

訂序說附

羣經補義卷之一



及門諸子同輯



新安江 永慎修著

受業姪鴻緒成基編次

姪孫 錚 校梓
孫錦波

周易 別有河洛
精蘊詳之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卦畫以陰陽奇偶積畫而成
圖書以點數多少相錯而列何以畫卦與圖書有合也河
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卦
則由太極而生兩儀畫一奇一以象陽畫一偶一以象陰

由兩儀而生四象陽上加一陽一一為老陽陽上加一陰
一一為少陰陰上加一陽一一為少陽陰上加一陰一一
為老陰又由四象而生八卦則老陽之上復加一陽一一
一為乾加一陰一一一為兌少陰之上復加一陽一一一
為離加一陰一一一為震此陽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
九四三八橫列者應之蓋老陽之位居一少陰之位居二
於中央十數中除一則為九五數中除一則為四五數中
除二則為三十數中除二則為八故九四生於老陽九為
乾而四為兌也乾兌下二畫為老陽一一三八生於少陰三為離而震
為八也離震下二畫為少陰一一少陰之上復加一陽一一一為巽加

一陰一一一為坎老陰之上復加一陽一一一為艮加一
陰一一一為坤此陰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二七六一
縱列者應之蓋少陽之位居三老陰之位居四於中央五
數中除三則為二十數中除三則為七十數中除四則為
六五數中除四則為一故二七生於少陽二為巽而七為
坎巽坎下二畫為少陽一一六一生於老陰六為艮而一為坤也艮坤下二畫為老陰一一是以先天八卦之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
六艮七坤八即河圖之九四三八二七六一也乾一至坤
八次序之數乾九至坤一生成之數也以男女分陰陽乾
為父得九震長男得八坎中男得七艮少男得六五行之

成數自多而少而卦畫中則純陽爲父一陽在下在中在上分三男也坤爲母得一巽長女得二離中女得三兌少女得四五五行之生數自少而多而卦畫則純陰爲母一陰在下在中在上分三女也已上皆八卦之橫列本於河圖之數以橫列者中分規而圓之乾兌離震居左卽洛書之九正南四東南三正東八東北也巽坎艮坤居右卽洛書之二西南七正西六西北一正北也是爲先天八卦之圓圖卦畫與圖書相合如此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已定後天之位矣八卦則由先天而變爲後天坎水居北

離火居南震陽木居東兌陰金居西乾陽金居西北巽陰木居東南坤陰土居西南艮陽土居東北乾統三男坤領三女左旋數之乾坎艮震四陽卦相連巽離坤兌四陰卦相連此後天八卦之圓圖也

伏羲始畫八卦以造化之八類象之乾坤爲天地坎離爲水火震巽爲雷風艮兌爲山澤不言五行而五行在其中天與澤金之氣也地與山土之氣也雷與風木之象也後世言易者始以八卦分五行實不易之理水火氣也故各專其一木金土質也故各有其二以四象觀之老陽之所成者金老陰之所成者土少陰少陽一火一水而兩木也

由此觀之圖書之數先天也八卦中天也八類之象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後天實由先天而來

卦變考

按彖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相易取之似未安倘謂來無所自往無所之但虛言之不指何卦此注疏之說又覺虛空無著今更考之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則所謂往來上下者即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莫明於泰否二卦之彖辭否反爲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

爲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而往亦爲上來亦爲下又或因卦之義而以上爲進爲升以下爲反其爲取諸相反之卦則一也今舉諸卦列於後

訟剛來而得中也

本義於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

今按本義取相連之爻交易爲卦變訟之二三兩爻由遯之九三來爲九二遯之六二往爲六三也然而兩爻相易似無所取義後皆倣此今別爲之說曰需反爲訟需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也

泰小往大來

本義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

今按否反爲泰則小往而大來亦卽坤往居外乾來居內之義也然則泰自否來耳

否大往小來

本義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今按泰反爲否則大往而小來亦卽乾往居外坤來居內之義也然則否自泰來耳

隨剛來而下柔

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今按蠱反爲隨蠱之上九來爲隨之初九下於二三之柔也初九爲成卦之主爻辭謂之官官者主也本義云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則剛來下柔惟當以初九爲主若九五之下上六非所論矣凡言來者自外卦來也初九之剛由蠱之上九明矣

蠱剛上而柔下

本義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或曰剛上柔下謂

自賁來者初居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

今按此以卦變爲義隨反爲蠱隨之初九上而爲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爲卦主是以成蠱取義甚明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本義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

今按賁反爲噬嗑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爲六五亦得中也

賁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上今按噬嗑反爲賁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爲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復亨剛反

今按此句亦以卦變爲義剝反爲復剝之上九反而爲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爲復故謂之反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三於內

本義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

今按大畜反為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為初九而為主於內卦也此句之義尤分明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甚為牽強乾外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

大畜剛上而尚賢

本義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自九五而上

今按无妄反為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為上九而尚乎大

五之賢也

咸柔上而剛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而曰咸自旅來柔上

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今按恆反為咸恆之初六上而為上六恆之九四下而

為九三也

恆剛上而柔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恆自豐來剛上居

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今按咸反為恆咸之九三上而為九四咸之上六下而

為初六也咸恆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反卦

晉柔進而上行

本義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今按明夷反為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為六五也程子傳謂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欲見柔居尊者晉鼎是也今考之皆是反卦之六二上行為六五

睽柔進而上行

本義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

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今按家人反為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為六五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本義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

今按解反為蹇解之九二往而為九五也宋時有薛溫其者說此卦云諸卦皆指內為來外為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環視蹇則為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按此說正得反卦取義之意惜未徧推諸他卦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易義海已收之宋諸儒亦未有從之

者何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本義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

今按蹇反爲解蹇之九三往而爲九四得五上二陰爲衆蹇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卽爲得衆不必坤而後爲衆也本卦無坤升卦之坤與此無預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按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益反爲損以益

之初九爲上九是爲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按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爲益以損之上九爲初九是爲損上益下自上而下也損以上爻爲上益以初爻爲主觀爻辭可知

升柔以時升

本義卦自解來柔上居四

今按萃反爲升萃之下三陰爻升而爲上卦也上三陰雖同升當以六五爲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六五也

鼎柔進而上行

本義卦自巽來陰進居五

今按革反爲鼎革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

漸進得位往有功也

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義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

今按歸妹反爲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爲九五歸妹之六三往而爲六四皆爲得位之正下云其位剛得中也則專以九五言之諸家有謂自二至五四爻皆得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本義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

今按節反爲渙節之九五來爲九二節之六三爲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

總論文王演易見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爲序天道人事恆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上古立卦名如泰否剝復蹇解損益之類分明有相反之義而文王作彖辭持於泰否二卦發之夫子遂承其往來之義以釋他卦

又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
惟變所適正謂此也此例亦可謂之卦變程子不信卦
變之說朱子不從其本義以卦變言者十九卦今推之
當有二十二卦如其例五十六卦皆可以此取義然不
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爲典要是也以此說卦變似是文
王孔子本意未少讀易卽疑朱子卦變之說後因讀泰
否二卦象辭豁然有悟遂以是例推之他卦無不合者
惟賁卦分剛上而文柔分字之義難解數年後思之賁
與噬嗑皆剛柔分之卦賁之分剛上而文柔乃是於三
剛中分其一也於是諸卦皆釋然故通考之如此觀宋

時薛氏溫其說蹇解二卦則此義已有思得之者至明
時瞿唐來氏之德說易專以錯綜二字言之卦不可反
者謂之錯可反者謂之綜雖錯綜二字未爲精當而以
相近之卦爲卦變當爲確論

大方之數五十先儒說者皆未盡今思之河圖中宮五與
十相乘四五十其外陰陽老少之位與數乘五而合之亦
十少陰居二連八二五一十八五四十亦合得五十少陽
居三連七三五一十五七五三十五亦合得五十老陰居
四連六四五二十六五三十亦合得五十洛書則陰陽老

少之位與數相對奇數乘五合五十偶數乘五亦合五十也故五十爲大衍之數以圖爲主而書亦符若合之則五十爲圖書之中數圖饒五而書乏五也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變化之道多端本義之說似泥天地開陰陽五行之變化皆數以成之其闕若有鬼神莫測皆數以行之章末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正應此語鬼神猶言神也不必言屈伸往來此二語起下撰著求卦

參天兩地而倚數先儒以天圓地方圓三方圓四解之未安徑一不止圍三則數未密合地之德方而形本圓則

不可謂方愚謂大傳以五奇數爲天五偶數爲地觀河圖第二層一與三卽是參天三者三其一也二與四卽是兩地四者兩共二也外層成數右旋九與七是參天三九二七也八與六是兩地二八一十六也洛書一三九七爲參天二四八六爲兩地凡數不外於乘除天數以三行地數以二行爲乘除之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後天八卦先儒以爲文王所作恐未必然有先天卽宜有後天自上古以來蓋已有之連山首艮創有取於終始萬物之義艮之位東北也殷人革命示不相沿卽因艮卦對衝之坤以爲首謂之歸藏又謂之坤乾而周人卽因坤

乾而反之以乾爲首坤爲次猶之建正寅變爲丑丑變爲子服色黑變爲白白變爲赤也以此思之後天卦位不必文王所定

卽鹿无虞疑鹿字是林麓之麓左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古字通卽鹿者就林麓以從禽非卽以鹿爲禽以卽鹿爲逐鹿卽字之義似未安

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以韻讀之陸當作阿大陵曰阿九五爲陵則上九宜爲阿阿儀相叶菁菁者莪是也先儒謂當作達達與儀非古音韻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一章所以明先天橫圖之位從中說至首尾也有此一章方知一乾二兌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意不在說氣化

八卦相錯邵子謂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愚謂此章但言三畫之卦未及六十四也八卦相錯足上文之詞上文但言八象之相對此句言八卦交錯而居天上地下山居西北澤居東南雷居東北風居西南火居東水居西若非此句未見八卦之列位也

以水以入仕夕阿山也。
 此言以東南諸山東南此山西南火既東水既西皆非也
 寸八東之脈從北時言人使交驗而學天土此不山以四
 三言之使本天六十四國是八國國皆以土火之國土交皆
 八性林與明下而交驗於國則六十四國皆以土火之國土交皆
 其為人皆皆平身皆皆平身

尙書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
 日蓋欲測日出日入之景以驗正東正西之方位因以知
 是日為春分秋分太陽正交赤道也東西之方位正則南
 北之方位亦正矣當二分之正午時測其景之短長可以
 知其離天頂之度而北極之出地度與黃道赤道間之緯
 度亦可得矣然二分之日太陽出人必當正東正西萬國
 皆同不必居嵎夷而後可知正東居極西而後可知正西
 也且地是渾圓非乎面暘谷昧谷處處皆有之非常定於
 一處必以嵎夷為日出以極西為日入因此可知渾天之

理義和時猶在明闇之閒耳

或謂義仲處東和併處西所以測東西里差此不然日景
可以測南北不可以測東西東西里差必須屢測月食而

後可定恐義和時未有此法也

諸侯有命圭及穀璧蒲璧朝覲執之以為摯而天子亦執
冒四寸以朝諸侯自是相見之儀當如此舊說謂圭頭斜
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
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舜之輯五瑞合其執之
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審知非偽乃頒還之此偽孔
傳釋字謬妄之說也命圭有偽則諸侯亦有盜竊者乎

冒下之刻果能盡辨之乎璧是圓形異於圭之銳又將何
以辨之以冒防偽辨偽可謂拙矣以此說輯瑞頌瑞似此
舉專為防諸侯之盜竊者煌煌觀后大典祇為陰私詭秘
之計何其視聖人德量之不廣乎伏生尚書大傳謂諸侯
有過者留其圭無過者還之此說猶近理惜集傳未辨正
他處諸侯執圭亦以合瑞言之皆承孔傳之誤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工記之說儀禮覲禮則不執
冒矣尋典本無執冒之文不當牽引不必然者為說况又
就冒字穿鑿乎

凡樂懸皆在堂下惟琴瑟隨工而升記云歌者在堂匏竹

在下貴人聲也不但匏竹在下鐘鼓磬之類皆在下觀大射儀可見惟在庭故可為宮縣四面軒縣三面之制若分堂上則雜矣且堂上設尊俎行禮之地惟有工人鼓琴瑟者坐于堂廉及太師擊拊以引之更無縣鐘磬之地也書云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謂堂上搏拊琴瑟以詠而堂下擊鳴球以節之非謂鳴球陳之堂上也先儒不詳考樂制又不詳文意遂以鳴球琴瑟皆為堂上之樂而後世之樂縣遂由此誤并鐘鼓磬亦設堂上非也夫射之樂縣甚詳明而陳陽樂書乃以為堂上之阼階西階遂分鐘磬在堂上鼓鼗鼗在堂下夫階所由拜堂也堂上安得有阼

階西階鼗既堂下與堂上之磬離矣何云鼗倚于頌磬西紘乎

涇屬渭納屬注也謂涇水注于渭水之內古屬注二字通用士昏禮記酌元酒屬于尊鄭云屬注也匡人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鄭云屬讀為注此屬字之義正是如此孔傳云屬逮也非其義蔡傳云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納二水文勢亦不安渭大涇小而納又小於涇且先入渭不得以涇連之且納為水名者惟祇方氏雍州其川涇納其餘渭納洛納媯納及左傳漢納滑納羅納豫章之納沙納淮納桐納其義皆為水內屬字固有連屬之義而左傳有結章之附注謂卻至著林章與足附相連

韋臣甫義 卷一 附書 文

屬是注字亦借爲連屬之屬可知
屬注二字古相通義亦可互借也

禹貢黑水說者紛紛訖無定論今尙書地理通釋以大通
河爲界雍州之黑水以金沙江爲界梁州之黑水以瀾滄
江爲導水之黑水三黑水各不相通其說似是而亦多可
疑惟金沙江爲界梁之黑水爲最確耳大通河卽古之湟
水自西來合浩疊水至蘭州入黃河者也玩經文黑水西
河惟雍州是以黑水與西河相對爲雍之西界必其水自
北而南流乃足以爲界若湟水浩疊水乃是自西而東南
流可界南北不可界東西安見界雍之黑水必爲大通河
乎瀾滄江固是入南海矣然而三危山爲嶺三苗之處經

明言雍州三危旣宅三苗不叙而瀾滄江與金沙江曰發
源於諾漢渾伍巴什山不經三危勢不得不於瀾滄之下
流指一山以當之於是以雲南大理府龍州西之三崇山
爲三危而又自言其地太南似未爲的姑存備考余謂三
崇山卽令可當三危亦未安黑水旣分爲三矣猶曰是名
偶同耳若三危旣爲三苗所宅之地忽又有一三危山與
同名名實相亂將使後人何所適從導黑水所至之地豈
不能於附近處別舉一地而必舉其與三苗同名之地乎
則此二黑水者大惑終不解矣然則雍州之黑水果何在
案肅州衛志云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

黑山下明一統志黑山在肅州衛城又南合於白水白水

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

紅水在衛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于白水

入西寧衛之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紅水西南流入臨

羌青海之上源其水名爲鮮水亦曰僊水下入西海卽青

海其下流入黃河此黑水真爲雍州之西界者也蓋古雍

州於漢時河西四郡但得武威張掖酒泉而不得燉煌武

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酒泉今肅州燉煌今廢沙州

及瓜州流沙在沙州之西假令得沙州則經文當云流

沙西河惟雍州不以黑水爲界矣西海者在湟水之南西

寧之西黑水既入西海不但可界雍之西鄙兼可界河外

之南鄙蓋雍域不越西海而南其地爲崑崙析支渠搜西

戎之地經但于州未紀其以織皮來貢不在州域之內此

皆以黑水爲界而知之先儒未知肅州有黑水惟焦竑禹

貢解略舉之云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

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此雖得之

而考之未詳不知此水從鮮水入西海非南流至積石積

石去黑水遠何止三百里若西海之下流入河則亦流至

積石非不與積石河通也蓋西海與西域之蒲昌海不同

蒲昌海水停不流此海仍流入黃河焦氏尙未知耳然焦

氏欲以此黑水合於導水之黑水云若入於南海則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則大謬不然矣

安西府

肅州之黑水志云入西海愚疑經文本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西海後來經生相傳誤以西海為南海耳其誤也有因蓋中國不見西海雍州之黑水得入西海似為可駭咸謂此水必是西南流而入南海故遂以西為南猶之諸州貢道皆以達河為達帝都徐州經文遂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知河字本是滄字之誤也此一字有大關係若淮泗可達河則禹時鴻溝已開無故而分支流僅為徐揚貢

道之利大害必及于河矣幸有許氏說文引古文作滄今人始知其誤然經文猶相承不改此西海南海一字亦有關係如雍州黑水可入南海勢必穿過河源江源諸大山大脈雖神禹亦不能為既不能為而設經如此不滋後人大惑乎西北之地水積而廣大者即謂之海蒲昌海牢蘭海之類是也而艾儒略職方外紀西域有地中海太平海則海不必大海也蒲昌海方三百里已稱為海若西寧之西海按今地圖為呼呼吸鄂模方廣殆七八百里豈不可稱海乎或疑西海之稱起王莽時始立西海郡古時未必然然愚考之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

之前此赤水是金沙江黑水是怒江有昆侖之邱此西海正是今之青海

蓋今江源河源諸山方八百里皆曰昆侖之邱在西海之

西南而流沙之積尾在其西北故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

觀此則西海之名由來久矣安知禹時不即有此名乎或

曰三危山說者皆謂在燉煌肅州黑水不經其地奈何曰

黑水從肅州至西海其間所經之山必多安知三危不在

其間乎西海既皆訛傳為南海則三危山亦皆謂在燉煌

意其入南海必須經沙洲而真三危在西海之上源者其

名遂隱矣且地理之傳訛附會者甚多穆天子所登之崑

崙正是今河源之崑崙其泮水黑水皆見山海經後世志

書不得吐蕃之崑崙黑水遂以肅州南所出討來河之雪

山為崑崙以肅州之黑水為穆王所循之黑水以肅州之

嘉峪山當穆傳之鴻鷲山若欲以是為肅州樂謂昔者天

子亦嘗遊于此見西王母而不知其甚不然也則燉煌之

三危亦豈得為真乎

左傳言先王居橐杓於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後人以窟三苗亦當在瓜州相近之地故謂三危在

燉煌然以愚真考之當不然雍州於原隰底績至于猪野

之後即繼之以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皆在雍州界內之辭

不與崑崙析支渠搜在界外者同可知三危猶在黑水之

內不在沙州如謂沙州亦在界內則經文又當舉流沙與西河爲界不當舉黑水反復推之黑水在肅州無疑而南海之說三危在燉煌之誤姑爲之說俟明者論定如有博考地理於肅州黑水之側得一山上俗相傳爲三危者則余言信而有徵矣

中國不見北海西海而經書動稱四海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解之終有未安既謂之海當有其水豈可以四裔所處當之直沽外之勃海猶是九河下之迨河而稱爲北海者假借也北海可假借則青海亦可借作西海以充四海之數矣蓋西海之地歷代爲戎羌渾蕃所

居雖漢唐之盛亦未嘗爲郡縣惟王莽時誘羌人獻地設西海郡立五縣不久卽廢後有立西海郡者遙取西海爲名而非其地隋之西海郡惟居延一縣居延實不在西海也然則青海亦可謂極邊西戎所處舉此爲西界以合三方之海亦可謂四海之內矣否則無其海而稱四海不有類於夸張乎

尚書云六年五服一朝言六年而五服皆朝徧正與周禮大行人合謂王巡守之後一年侯服朝二年甸服朝三年男服朝四年采服朝五年衛服朝至六年當要服朝是爲六年六服一朝而惟言五服者蠻夷道遠略之故空其文

耳孔傳失經意謂五服六年一朝會京師是五年諸侯皆無事至六年而皆聚京師計當時五服有數百國王之接見亦不勝其勞羣臣日以待賓客爲事皆不遑他務矣聖王制禮何爲必逸於五歲而併勞於一歲乎此僞孔傳不達事理之言蔡傳亦誤從之也

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叔向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孔疏引此語以爲計彼六年一會與此適合是不然叔向此語臨時撰出以抵當齊人與周官周禮皆不合如其言是六年而再朝先王豈有此煩諸侯之制哉

疏謂若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敬以從命此亦不然平邱之會甲車四千乘全是以威脅諸侯主此謀者叔向觀其言云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竟是無義理語惟有子產敢爭承齊人安敢與之辨哉若欲從王制上搜根則晉爲諸侯長何不三年一朝六年一會於京師而顧以此責諸侯乎叔向亦明知齊人不敢辨故隨口敷衍安可據此爲王制以求強合而實不合乎

尙書孔安國傳晉魏闕人僞撰其言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後人遂謂洛書爲九疇非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謂治天下之

大法有此九類耳未必有取於洛書洛書九數有一定之
方位洪範五行居一皇極居五似有合矣然三八政何以
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九五福六極何以居南二五南六
三德何以居西南西北四五紀八庶徵何以居東南東北
九疇之次第雖可臆推洛書之方位則難強解其云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者猶云天啓其衷云耳非真以龜文爲九
疇由天錫之也明儒王禕已詳辯之

五事與庶徵相應蔡傳謂貌爲水言爲火視爲木聽爲金
思爲土兩陽燠寒風之休咎亦如之若漢儒之說大不同
伏生尚書大傳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揚子太

元其說亦同以兩陽燠寒推之似是四時之氣春溫多雨
秋燥多暘夏火故燠冬水故寒然則貌言視聽亦以木金
火水屬之不必如五行生出之序也腎竅爲耳卦亦屬坎
則聽當屬水肝竅爲目火必麗於木而明河圖三木卽離
火後天離趨於南故視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爲目
也言出於舌雖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爲口舌荀九家
易以乾爲言乾兌皆金故言宜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人
之貌恭如木之植立有容而蔡傳以貌澤爲水者似未安
然則漢儒之說亦有理不可廢也
祝敵之用所以節敵也合止祝敵合者協也謂與敵相協

而擊祝以節之止者歌句之中有當暫一止則擗敬以止
 之此祝敬之用也後世則易之以拍板祝敬之音粗厲拍
 板之音清亮大樂陳祝敬者存古焉耳後人不識祝敬之
 用謂始作擊祝將終擗敬惟首尾各一用誤矣

擗音略
敬音語

詩詩之叶韻有古
韻標準詳之

昏義言古者婦人始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
 毀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事與采蘋
 之詩正合然則采蘋者大夫妻將嫁教成而祭于宗子之
 廟以魚為羹而芼之蘋藻為錡羹奠于與之牖下此祭宗
 子不主而季女主之故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非大夫妻
 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助祭也鄭箋主
 此似為長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分明是魯莊公時王姬歸于齊之事
 舊解平為正恐未安東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風而入召

南其以此詩為有王者之化異於黍離詩篇故特附之召南乎

衣錦娶衣夫人始嫁之服也衣錦者純衣而以錦緣非通身用錦也娶衣禪衾之衣登車則服之為行道禦風塵猶士昏禮姆加景也娶網景一字同音中庸衣錦尚綢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錦衣惟夫人可服幸篇似用之士庶僭也士宜純衣纁衽而加景婦人服不殊裳幸篇言衣錦娶衣裳錦娶裳率上下體言之非衣裳殊也諸侯錦衣狐裘亦是以錦為緣

濟盈不濡軌軌是車行之迹濟盈何能濡之軌迹由輪所踐而成不濡軌猶曰不濡輪焉耳軌音九與牡叶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以韻讀之訊皆當為諄字相似而訛也說文訊問也諄告也於義皆當為告不當為問離騷朝諝而夕替王逸註引詩諝予不顧可證也 審音蹇

幽風七月一詩有風有雅有頌蓋風雅頌各有其音節非如鄭氏分章之說也雪山王氏謂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笙師以所飲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 飲同改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此幽王六年之丑周正十月辛卯朔日食夏正則八月建酉也去之數千

年歷家猶能追算此日入交加時在辰而集傳謂夏正建亥之月誤矣
 有謂正月篇以下為東遷後之詩蓋因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似西周已滅故也集傳兼存此說而云未能必其然否愚謂當以日食決之使平王在位時有十月辛卯日食之年則可今推之不得其年則信為幽王時之詩褒姒滅周是逆料其必然之辭而非已然之辭也然則東周已後有風無雅亦信矣

武王之子封於韓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為古韓國然韓奕之詩言韓城燕師所完奄受追貊北國則韓當

不在關中王肅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考水經注云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逕韓侯城東方城今為順天府之固安縣在府西南百二十里與詩之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者正相符或以梁山在韓城為可疑然而燕地亦自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邈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水恆衛既從則燕地之梁山固其所奠定者韓城之梁山名偶同耳然則韓始封在韓城至宣王時從封於燕之方城與

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此亦倣天子而爲之王將郊立于澤以聽誓命泮宮亦猶澤宮於此聽誓命亦卽以爲齊宮猶隱公祭鍾巫而齊于社圉也有事頌宮告將郊上帝也泮者魯之水名作宮其上故曰泮宮宮成而僖公飲酒魯人逐大爲鋪張揚厲之辭克淮夷獻馘馘囚淮夷獻琛皆無其事夸張虛美今詩竝無立學教民之意所謂無小無大從公子邁者從公飲酒耳則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以頌宮爲周學已不足信漢文帝使博士作王制謂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頌宮釋者謂辟雍之制

水旋邱如璧諸侯半之又四獻馘馘囚之虛辭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地出征受兵于廟歸而飲至于廟以告祖宐也周禮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附會詩詞無疑矣以泮宮爲學相沿已久今雖不能反正其說而讀書者何能無疑作泮宮亦土功之事說者謂立學教民爲得禮故春秋不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於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則囚郊而作泮宮亦諱不書矣

羣經補義卷之一 終

此書之始也... 孔子作春秋... 魯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 見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 春秋當始伯禽何為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為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為戒耶夏殷

羣經補義卷之二

新安江 永慎修著

受業姪鴻緒成基編次

春秋

經傳地名別有春秋地理考實詳之

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為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為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為戒耶夏殷

之禮祀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
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
所取義而託始於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
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亡孟子就當時
之春秋推說耳

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而
宰爲庶職故皇父卿士最尊在司徒與宰之上

詩本作家
維宰今

詩誤作冢宰平王時鄭桓公武公雖爲司徒而實爲卿士後以
號公忌父爲之則宰咺宰渠伯糾宰周公宰孔皆非周初
之冢宰也說春秋者猶以冢宰言之疎矣卿士秉政殷時

已然故卿士惟月在師尹之上周之官制後改從殷制也

原廟不始漢惠帝周時已有之成王作洛邑立五宮宗宮

考宮

見周書
作維解

而烝祭歲分明是原廟魯亦有文王廟謂之

周廟

見左傳襄
十二年

鄭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祀

易許田則鄭有祖廟在祊而周公別廟在許田皆原廟也

諸侯立五廟四世親盡當祧遷魯桓僖廟定哀時猶存至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謂親

盡廟不毀也此有故禮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此惟父子相繼爲君則其毀廟遷廟之次不越乎

五若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兄弟多人爲君則祧遷不

得如常制使兄弟繼立即等於父子易其昭穆之名既非

所安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宗祝書之文王為穆考武王為昭考皆有定稱必無以兄弟為昭穆者魯躋僖公於

閔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假昭穆言之耳且有高曾早祧遷而新君不得事及

四世者禮於此宜有以通其窮或謂當如後世同堂異室

之制引考工記夏世室周明堂皆有五室謂古人擬為通

變之用明萬斯大然明堂與宗廟異制且未聞有一廟

而二公居之者然則何以通之乎曰昭穆之世諸侯不得

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也兄弟而相繼則別立

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毀親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

竝祧也魯桓僖皆兄弟相繼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豈

可同於父子易其昭穆哉是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遷毀

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也桓之廟莊公所以冊

楹刻桷者也僖之廟其即魯頌之闕宮與史克為僖公作

頌篇首言闕宮有恤實實枚枚卒章詳言取徂來新甫之

松柏以為路寢及新廟且曰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

若蓋僖公以兄繼弟他日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

即命公子魚豫作之作之而萬民皆以為順謂其禮當得

為故也後世漢文帝生而作顧成廟亦此類也僖公既未

有謚號則此廟且名之曰闕宮言異於他廟常閉而不啓

也此兄弟別立廟之禮意周室亦有之孝王為懿王之弟

夷王爲懿王之子使拘於昭穆常制豈不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至平王而懿王親未盡卽去祧爲壇哉意其當夷王之世孝王亦增一廟也桓僖立廟春秋不書蓋時史亦以爲當立耳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依世次之常計隱桓廟之當祧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廟之當祧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爲政以僖賜田邑有德於季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此桓僖廟所以猶存於定哀之間其始因兄弟繼立權宜立廟豈意其未流至此哉曰春秋時他國亦有兄弟相繼而別立廟者乎曰有之魯襄公六年

當齊靈公時傳曰齊侯滅萊獻萊宗器於襄宮齊襄至靈有八君若如五廟之數襄之當祧久矣考其實則襄與桓兄弟爲一世孝昭懿惠皆兄弟爲一世頃爲一世靈公禰頃祖惠而桓者其曾祖僖者其高祖襄與桓曾祖行輩宜乎襄廟之未毀使拘五廟之常制則太廟之外惟有昭懿惠頃而襄者無行被弑又非頃靈之所自出何以獨存其廟且獻伐國之宗器哉以此知兄弟繼世者別立廟而靈公時齊當有九廟也曰廟在庫門內之右其地有限太廟居中左昭右穆其位有定似非可別立者曰禮旣非常自當爲權制或擴地爲之或撤他宮室爲之不必拘於左右

之位觀魯人於非禮之廟仲子之宮武宮煬宮猶能別立
 則禮所得立者又何不可為哉朱子作周廟圖懿王孝王
 處馬貴與以兄弟繼立者難於處置遂謂不若後世同堂
 異室此苟且之論不知古人自有權制春秋時猶可考見
 也○毛鄭皆以闕宮為姜媯廟而毛以新廟突奕為閔公
 廟王肅謂僖公以庶兄後閔公而為之立廟鄭以新廟即
 闕宮朱傳以闕宮為廟不言姜媯廟今說以闕宮新廟
 為僖公自立廟說甚新異或亦有此事俟後人論定之
 左傳桓五年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宣十二
 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成七年申公
 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此三廟杜註皆失
 之魚麗之陳杜引司馬法戰車二十五乘爲偏楚廣之偏
 引司馬法十五乘爲大偏巫臣之偏又引司馬法九乘爲

小偏十五乘爲大偏

又昭元年苟吳五陳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

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見據此則偏有
 孔疏百二十乘當作百二十五乘脫一五字

三法一爲二十五乘一爲十五乘一爲九乘魚麗用二十

五乘之法者也然云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此伍亦是車之

伍故夏官司右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注

云車亦有卒伍賈疏引左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以明車

之有卒又引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以

明車之有伍然則此所謂伍者五倍其偏之乘蓋以二十

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後而彌縫之若魚之相麗

而進言車則人在其閒可知而杜以五人爲伍釋之誤矣

楚廣及巫臣之偏皆十五乘者也一偏十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言楚廣以三十乘為卒卒居偏之兩故下文楚子為乘廣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為左右謂有左右二廣合之則六十乘也杜意分為左右謂分三十乘之半為十五乘於是卒兩之數不明而以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釋之又誤矣巫臣由晉適吳欲教吳人車戰素習楚國卒乘偏兩之法以兩之一卒適吳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卽是三十乘也舍偏兩之二謂雷其卒之一偏此偏居卒兩之一卽是十五乘也質言之以三十乘適吳雷其半耳左氏欲明卒偏兩之法故辭

繁不殺此皆言車未論其人下別云與其射御此則并其上射御者雷之十五乘則三十人也杜引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謂雷其九乘及一兩二十五人則兩之一卒句如何可通豈可云二十五人之百人乎此又誤矣蓋車徒各有卒伍之法徒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車法兩偏為卒五偏為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為卒百二十五乘為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為卒七十五乘為伍而杜皆誤以徒法釋車也又楚有若敖之六卒註謂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此卒恐亦是車卒六卒一百八十乘也

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牧註孫子又有

將重車者二十五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
人樵汲五人合之一車凡百人此言車徒人數大法如此
意惟大蒐講武如法具備若用之軍旅會同一車必無此
數觀左傳諸言戰處雖云車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
聞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
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魯頌極言車徒之盛公車
有乘公徒三萬是一車徒三十人也齊管仲軍制五十人
爲小戎其數少於司馬法多於魯頌然齊語云有革車八
百乘又云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則八百乘亦止
用三萬人耳其爲兵車之會如昭十三年會于平邱晉甲

車四千乘尙如司馬法并重車百人之數則晉已有四十
萬人其餘大小十二國一國又當有數百乘通計不下百
萬人又有數千車平邱之地豈能容鄭注小司徒引司馬
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方百里
萬井三萬家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言出車調發之實數蓋
革車一乘戰士徒卒三十八人千乘則士徒三萬人正合魯
頌之數平邱之會雖有車萬乘亦止三十萬人耳又晉文
公獻楚
俘千王馴介百乘徒兵千雖獻俘不如出軍而一車十人
亦合司馬法十人之數又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
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曹亦是一車用甲士十人
說者謂古者寓兵于農井田旣廢兵農始分考其實不然

春秋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族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爲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爲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別於農也其爲農者處之野鄙別爲五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爲兵故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

民不偷謂隨地之善惡而差其征稅則民安土著不移徙農恆爲農不以其舊爲農者忽隸於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非兵農已分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於伍鄙則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也他國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旣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爲兵者盡出農民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軍

制哉隨武子云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
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
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
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
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
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
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
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
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能使通國之農民田稅
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以此觀

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
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
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郤至言楚有
六閒其一爲王卒以舊此正如後世養兵有老弱不代補
之弊又如楚君有二廣太子有宮甲若敖氏有六卒吳有
賢良趙有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皆是別隸籍之親兵
微虎私屬徒七百人并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皆是
臨時集合之兵與後世召募屯聚之兵略髣髴故夫子答
問政有足兵去兵之說使兵農全未分亦何能別使之足
至不得已又何必議去哉

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

卒乘輒時不好矣此亦可見當時兵與農實分故雖屢
 歲出兵無妨於農否則入陳入鄭動經數月何能使農不
 敗其業楚如此他國可知又按文獻通考引林氏說曰如
 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工賈其十五則為兵
 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
 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離國內
 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
 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為怨若其工商
 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
 兵按林氏說得之但未推及他國
 僖公僭禘禮未必始行於八年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
 致夫人因致夫人而書之猶之三十二年因四卜郊不從
 而書郊也史有諱國惡之法故始僭郊禘不可書因事乃
 書之

用致夫人致妾母風氏助祭也不言風氏君母不可指斥
 也若致夫人哀姜則哀姜有諡號何得止言夫人且以主
 社廟亦不可謂之用致左氏說非也夫人果當助祭則不
 必書書用致則知有不當致者史氏之微辭或亦孔子之
 書法也

楚人尚左君必左然而乘車君常在左不必楚也祥車曠
 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是也君所以不在右者
 御者執策以右手恐有妨於君也楚雖尚左而官制右尹
 尊於左尹右司馬尊於左司馬田獵陳右孟尊於左孟雨
 廣之車先乘右廣後乘左廣邲之戰以左廣得勝自是始
 先左則楚人未嘗不尚右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桓公命杜謂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非也諸侯封國之初賜以命圭俾世守之所謂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者繼世之君則不復有賜圭之事矣其有策命而使臣執圭以爲瑞節猶聘禮執圭後卽還之若一諸侯卽位卽賜以命圭王朝王府恐不能給矣此不達事理之言也

周既東遷王室微弱天子未必頒歷列國自爲推步故經傳月日常有參差如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書六月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經書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王子猛卒經書冬十月

而傳在十一月乙酉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而傳此年未有閏明年辛丑正月爲壬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卽傳之閏月是周歷魯歷置閏有不同矣哀十五年衛世子蒯瞶自戚入于衛傳在此年未之閏月而經書十六年正月己卯是衛歷魯歷不同矣魯歷正月有己卯推之是二十九日故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四月十日衛歷閏在十五年之末則十六年四月無己丑矣蓋月朔有不同也置閏或在歲終或不在歲終有不同也雖其間未必無史誤而杜注或以爲傳誤或以爲經誤皆不足信也倘皆自王朝頒歷何至有參差哉

履端於始謂步歷以冬至為始故云序則不愆而杜云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似推歷元非也推歷元者漢太初歷以後之法古未有是舉正於中謂正朔之月故云民則不惑而杜云舉中氣以正月亦非也古歷惟有八節後世乃有二十四氣以冬至為始以閏餘為終故舉正朔之月為中雖周正建子若在履端於始之前而言先王之正時則通三代言之也

春秋時歷術甚疎梓慎裨竈史墨之徒但言災祥而不長於推步日南至常先天二三日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當在癸丑其定朔壬子則癸丑是二日而傳曰正月辛亥

朔日南至則氣先天三日朔先天一日矣昭二十年之日南至當在正月三日辛卯而傳曰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則亦先天三日而且誤以正月為二月矣己丑不言朔則以戊子為朔亦先天一日矣後世歷家無識謂僖之南至必是實測故傳云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不知望而書者雲物非測日景也欲強增歲周以求合辛亥之南至又失己丑之南至矣

古歷皆用平朔謂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姜岌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經書二月癸亥不言

朔蓋誤以癸亥為二月晦而以甲子為三月朔也三月用
 子朔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月丁巳葬僖公是年本
 無閏三月左氏以為日食必在朔二月為癸亥朔則四月
 無丁巳意其間必有閏月故憑空發傳云於是閏三月非
 禮也又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所謂履端於始者歲必始於日南至也舉正於中者三代
 各有正朔以正朔為正月也歸餘於終者置閏或三年或
 二年常置於歲終也今置於三月故云非禮不知是年本
 無閏三月其閏在僖之三十三年即經書乙巳公薨于小
 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月也此四月有辛巳八月有戊

子故閏十二月有乙巳其不言閏月者略之猶襄二十八

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

四十二日亦是不言閏月也閏月在歲終則閏必是閏十

無十二月若已言十二月則不僖公薨於三十三年閏十

二月乙巳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正是五月而葬非

緩也至文二年二月始作主故經書之而傳云葬僖公緩

作主非禮也謂其緩於作主為非禮而杜注乃讀緩字為

句謂七月而葬為緩誤矣公薨乙巳實閏十二月也而杜

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不知經省閏月兩

字耳非十二月誤也閏十二月是夏正亥子之閏而霜猶

不能殺草且李梅實焉是時燠反常也而杜云周十一月
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又誤矣皆由左氏憑
空發傳之誤而杜注遂由誤生誤者數端古今未有正其
失者則歷法何可不知乎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此史誤也姜岌大衍授時
皆云此年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不應食按食
當在五月而朔又非癸卯此等誤處後世史家多有之試
檢晉書天文志與帝紀及宋書五行志言魏晉兩朝日食
其月日參差者非可數計矣

歷無比食之理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有兩月比食者
史誤也漢高帝文帝時不有之皆史之誤

襄二十七年經書十二月乙亥朔日食傳作十一月乙亥
朔傳文是經文傳寫訛耳此年七月經有辛巳則乙亥朔
必是十一月矣姜岌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
同授時云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入食限三家所
推皆同則是辰在戊非在申而左傳云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矣此

左氏之妄也春秋時歷術不精失一閏者固有之如昭二
十年日南至在二月是也然亦隨時追改豈有再失閏而
不覺者乎如再失閏則近此數十年間日食皆不能合何
以去之千百年歷家猶能推算與經符合乎大抵左氏長

於史不長於歷杜氏曲徇傳文前去兩閏此年冬頓置兩閏皆非事實十一月辰在戌則明年春辰在子丑當大寒時無冰故書非因驟增兩閏始得春無冰也歷家能推遠年之食訂春秋之訛者自姜岌始杜氏雖作長歷非知歷者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姜岌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授時云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入食限按三家所考固得日食之月日矣然傳有祝史請用幣平子不從之事太史云日過分而未至又云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則又確是六月非

九月然則左氏謬言乎非也蓋明十五年有夏六月丁巳朔日食之事祝史之請太史之言平子之不從皆彼年之事左氏不審誤繫之於此年而此年實以九月甲戌朔日食時史誤書夏六月甲戌朔也

閏月常在歲終而昭二十年傳閏月戊辰殺宣姜乃是閏八月似春秋之季歷家漸改法閏不必在歲終如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在六月而傳在七月以後皆差一月似魯歷閏六月也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傳言季孫問諸仲尼夫子謂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十三年又書十二月冬

杜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
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蝻又去季孫雖聞仲尼
之言而不正歷失閏明年十二月復蝻實十一月按傳與
注皆非也唐書歷志載一行歷議引十二年冬十二月蝻
之事殆是年夏正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定氣日在亢
五度則此月當周正之十一月至十二月己巳朔先立冬
三日日躔心火伏已久矣而火猶西流說者皆依傳謂魯
歷失閏余以經傳月日考之十二年五月有甲辰依一行
推周正十一月己亥朔則五月宜有甲辰又逆推之十一
年經傳五月有壬申申戌七月有辛酉皆正與歷合是未

嘗失閏也十年三月有戊戌則魯歷置閏蓋在十年末與
一行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者未甚遠而一行云十二年
冬失閏已久是未以前後經傳之月日細校也十二年十
一月當夏正之九月宜有寒露節而一行推九月己亥朔
先寒露三日則杜言置閏當在十二年者謬矣然則何以
言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蓋十二年冬十二月火已伏經書
蝻者時煥也至明年置閏稍遲十二月當夏正之九月於
是火猶西流而復書蝻季孫之問夫子之言乃十三年十
二月蝻之事傳誤繫之十二年正與昭十七年六月日食
之傳當繫之十五年而誤繫之十七年也

春秋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見唐一行歲星議此天道之
大可疑者且存而不論

北海冬夏常冰去中國甚遠中國不見北海左傳君處北
海孟子伯夷居北海之濱挾太山以超北海皆謂今天津
永平之閒東海之水決入汪洋似海地勢近北非真北海
也

費誓馬牛其風左傳風馬牛不相及皆以牝牡相誘為風
楚人意謂邊境相近則馬牛牝牡相誘可相及或有牝隨
牡牡隨牝而之彼之此者若齊與楚絕遠雖風馬牛亦不
能相及語意甚明杜注意上微末之事非是觀淮南子塞翁失馬之事

見可

左傳云晉獻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
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河東
解縣西南有故瑕城晉之瑕實在此所謂內及解梁城瑕
正是解梁閒一邑也焦在河外燭之武於河外舉焦內舉
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臨文省便之法顧亭林謂晉有二瑕
一為郇瑕氏之瑕而焦瑕為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其內及
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謂瑕有乎音強以後
漢弘農郡之湖縣當之謬矣

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隨五爻皆變唯六二一陰爻不變故曰艮之八杜注謂周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又謂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象故姜以隨象為占疏謂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三爻皆變則當總論象辭此說非是三爻變者當占本卦變卦象辭晉文公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占之皆曰利建侯是也若四爻五爻變則當占變卦不動之爻艮之隨宜占隨六二其繇曰係小子失丈夫正與穆姜通僑如廢東宮事相合史不敢以此占但依違其說曰隨其出也姜亦自知係小子之云為已占也自慙而若

有難言者始就史之說以隨象占之其實正法當占隨六二

國語言筮得八者又有董因事董因為晉文公筮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註云遇泰無動爻筮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此說未是假令泰卦無動爻當言筮得泰不得云泰之八泰之八者泰之坤內三陽爻變外三陰爻不變也三爻變者當占二卦象辭此所變者皆內卦故但以本卦象占之且乾變坤亦得為天地配也今以卦象推之泰變純坤得土有衆之象即兼坤象言之君子

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亦似與文公事相合
 醫和言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與素問六氣風寒暑濕燥火
 若不同其實一也今推之陰淫寒疾太陽寒水也陽淫熱
 疾少陽相火也風淫末疾厥陰風木也雨淫腹疾太陰溼
 土也晦淫惑疾少陰君火也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靈樞
 素問疑是周秦間醫之聖者為之託之黃帝岐伯
 襄二十七年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即維天之命篇假
 以溢我我其收之也遐何古音通而遐誤為假溢亦恤字
 之誤杜謂逸詩誤也
 絳縣老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杜解下二如身謂下亥上二畫豎置
 身旁尚未明畫蓋二首者二萬也六身者六千也不首之
 二畫如其身之六則又得二六是為六百六句也
 昭七年王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
 佐事上帝正與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相似註恪敬也非
 是恪與降蓋字相似而誤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逸篇按毛詩

小序外尚有子貢傳以小雅斯干篇為新宮似有據古人

一詩或有兩名如雍亦名徹見周禮維清亦名象見毛序小宛

亦名鳩飛見晉語斯干言作室故亦名新宮昭二十五年宋

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是時叔孫媾將為季
 平子迎宋元公女而元公夫人又為平子之外姊賦新宮
 者義取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古人通以婚姻為兄弟也昭
 子賦車轄以答之義取恩變季女逝兮晨彼願女介德來
 教也儀禮記後人所附故斯

左氏敘事極有條理詞不虛設昭二十三年敘欒盈復入
 于晉嗟魏獻子私之其餘趙氏韓氏中行氏知氏皆
 不助欒盈則六卿已舉矣復云程鄭嬖於公此語非無謂
 疏不得其說云鄭雖非卿亦是強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
 欒氏非也二十年傳云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註云代欒

盈則自欒盈出奔時程鄭已為卿故傳必須及之傳雖追
 敘於二十四年實非二十四年始為卿也然則晉是時有
 七卿乎非也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此因悼子荀盈為
 荀瑩之子亦是強家故及之是時荀盈年十六註云年十
 七誤多一
 年實未為卿二十五年程鄭卒盈年十八始代鄭佐下軍
 也

僖二十三年公子賦河水杜以為逸詩外傳亦作河水韋
 昭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說是也余謂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亦欲以此感動秦伯望其念亂而送

已歸也

韓戰遇蠱曰千乘三去云云杜以為卜筮書雜辭鄢陵戰
遇復曰南國賊云云亦當是卜筮書雜辭而杜以為卜者
之辭疑不然蓋去餘狐三字與蠱字平上去為韻而賊目
亦與復字為韻正一類似古筮書皆連卦名為韻因卜戰
而得此其辭既與事合故即以此為占不復更占周易也
疑是連山
歸藏易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杜不註緣陵漢地理志北
海郡有營陵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

僖二十二年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此大司馬即子魚固

諫者強諫也杜註莊公之孫公孫固誤史記宋世家作子
魚諫是也

昭二十八年晉成鱗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
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八人皆舉親也杜無註疏謂
僖二十四年傳數文之昭有十六國此言武王兄弟之國
十五人者人異故說異此說誤矣文之昭十六國亦在姬
姓四十國之中此別言兄弟之國者謂婚姻之國如齊姜
陳媯之類耳古人通以婚姻為兄弟

九
精義

卷二

卷二

二十一

